

刘兴华 著



街头浪女

河北人民出版社

4403
Z01171739

街头浪女

刘兴华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封面
插图

设计：贾向国

街头浪女

刘兴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印张 150000字 印数 1—12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5元

ISBN 7-202-00153-5/I·21



作者小传

刘兴华——一九六二年生，正规院校
操练过中医。

最大嗜好——食肉。

业余时间潜心研究以笔墨为配方，医
治人们心灵中的阴疮坏疽，解除那些嗜肉
如命、又怕落嘴馋名声的人心灵上的病痛。

内 容 提 要

“街头浪女”是失去生殖能力的父亲“借种”生下的孩子，在她花苞未放之年，性变态的父亲用罪恶之手摧残了她宝贵的贞洁……她仇视一切男人，疯狂地报复着世上的男人……一个英俊的少年用纯洁的初恋唤醒了她麻木的真情，为了资助恋人的一桩能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伟大壮举，她只能……一个被她用圈套拉下水的干部，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对她杀机在心……作者以探微索隐的笔尖淋漓地剖析了当代社会青年和中年两个年龄层的爱与恨、情与欲。令人读后唏嘘不已、掩卷垂泪。

“杀妻”是部展示当代人两性生活不和谐的力量之作。它以一位替父雪耻、一心要成为“人上人”的农村青年为主线，拉开了爱欲、性欲、官欲相互恶斗的序幕。他利用她成为了名牌大学生，成为了九级高干的乘龙快婿、成为了省委书记的秘书……当她成为他仕途上的绊脚石时，他要让她在世上永远消失。他选择了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杀妻之法——利用妻子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怀孕的办法……。小说中严肃的社会内蕴、深厚的人生透折震耳发聩，令人心颤！

目 录

- 1 街头浪女..... (1)
- 2 杀妻..... (40)
- 3 港商与少女..... (126)
- 4 借你的妻子作抵押..... (150)
- 5 雪夜，在太平间里..... (175)

街 头 浪 女

引 子

这是近郊处一座因投资不足而中途停建的巨厦工地。

工地四周没膝的蒿草提示着人迹的稀少，用横七竖八水泥构件支撑起来的巨厦楼体，在星光隐没的夜幕笼罩下，好似周身布满了无数个方框形的洞穴，黑暗使这些洞穴显得阴森、神秘。

前不久，一个高考落榜学生从巨厦的最高处跌下，脑浆涂地，更为这里涂上了一层恐怖骇人的色彩。人们路经此地，都是匆匆而过，仿佛那一眼眼方框形的洞穴，随时都会扑出来一个龇牙咧嘴、绿眼红舌的狰狞鬼妖。

一个身着水绿色迷你裙的妙龄少女，钻过一个被淘气孩子在墙中央扒开的窄小墙洞，踉着“刷刷”作响的没膝蒿草，踩着“吱吱”响的残砖碎瓦，磕磕绊绊地向那填满黑色的巨厦走去……。

—

欧阳伟岸站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紧紧地注视马路的一

端，不远处那座尚未竣工的巨厦楼体，在黑暗中竟象一位摇摇欲坠的巨型醉汉。在对面桔红色的路灯辉映下，他那细长的形体不乏雄性的刚劲，只是口唇上那毛绒绒的胡须，使他那英俊的面庞还透着一股稚气，他才17岁，还不习惯都市的夜生活。

他显然是在等人。那双清彻的瞳仁象是在喷射着灼人的火焰，鼻尖和手心都沁满了细汗。哦！他是在初恋。

以往，他一直自诩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对同班的一些男女同学在自习课里羞羞答答投扔纸团的小动作，一直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没出息的把戏，会妨碍他心目中那桩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桩立志要把欧阳伟岸书写在《吉斯尼世界记录大全》上的伟大壮举。

17岁的年华，如梦如幻。

爱神丘比特的神箭却在不知不觉中射中了他的心。他惶恐万分，想极力地回避，而他脊椎处的神经却短了路，不再接受大脑的支配。

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象影子一样印在了他的视网膜上，随时随地都在向他绽开着娇艳的微笑，他的心象是被甘醇的美酒泡醉了。他跌入了爱的旋流。

二

他缩藏在巨厦楼体中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用鹰隼般的眼睛，盯视着猎物的出现。

黑暗象墨水一样染黑了他体内的血液，流动的血液仿佛为他的皮肤涂上了一层脱离真貌的假色，他就是在这无形

中的假色隐盖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冷若冰霜，铁石心肠的杀手。

今天上午，当他接到她在学校附近的邮电局打来的电话，教导处里立刻就有束束寒光在他的脸上来回打量。尽管他极力地调整着呼吸，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可是，心脏还是“怦怦”地乱跳起来。就象他当年第一次站在讲台上一样，躯壳一下子变成了透明玻璃，五脏六腑全都暴露在人们的眼前。

他没有马上出来，而是没话找话地和别人搭讪几句，才慢腾腾地走出。在关门的一刹那间，他又仿佛感到有数把寒光闪闪的匕首从背后直插他的心脏，黑色的血液象喷泉一样涌出。他慌乱中使足全力关上了房门，房中与门框的巨大碰撞声，把他从幻想中惊醒。

啊！太可怕了。那几个家伙的目光真象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句他在讲台上讲过无数次的俗语，今天终于在他的身上应验了。

他悔不该当初……

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他撑开雨伞走出了校门。

华灯初放，细雨为它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喧闹了一天的街头平静了，一对对紧偎在一叶伞下的情侣，不时地擦身而过，细软的情话也不时地飘进耳畔，一股莫名的惆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他是学中文的，读大学时就曾写过一大厚本憧憬爱情的小诗。

细雨、小巷，

孤伞、情吻。

.....

而他人到中年，却不曾亲临过小诗中的意境，他那个刚刚转为城市户口的妻子，在这十几年的生活中，从未主动与他亲昵地相偎过一次，见到他总是象才入学的小学生见到老师一样拘束。他从未见到过她开怀畅笑，总是埋头尽着中国古典式妻子的义务。

他和她的结合与许许多多小说中描绘的爱情悲剧一样。她有一个当村支书的爸爸和一位青梅竹马的情人；他有一个见到当官的就打哆嗦的父亲和一位心心相印的大学女同学，她和他又是同样地继承了中国人的传统国粹——愚孝，鉴于上述原因，他们结合了。他们默默地关闭了各自的感情闸门，用他的话讲，只有在夜晚熄灯的时候，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才偶而地借用贵方的一块宝地。

咀嚼心灵的苦痛伴他步入中年。

他烦闷地收起了伞，任凭细雨洒在脸上，细雨就象一支纤细的女人的手，抚慰着他脸上的皱纹。

“哎，能让我用用您的伞吗？”一个甜甜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眼前站着一位穿绿裙子的少女，薄薄的丝质裙子已经被雨水淋透，紧紧地粘贴在身上，胸前那双小小的圆鼓的乳房，显得坚挺而高耸，也深深地吸引着他的目光。

他的心轻轻一颤，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占据了他的心房，随之马上就为这颤抖的欲念而感到脸红。他慌忙把目光移向少女的脸庞。

这是一张清秀端正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含着一股纯真。

淡淡的红晕隐现在白皙娇嫩的脸颊上。他突然想起那个大学里初恋的女友，那年他和她都才17岁，那时的她和这眼前的少女简直一模一样。

他笨拙地把雨伞递给了少女，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出。

“别！我也朝前走，咱俩共用这把伞吧。”少女那甜甜的话语中有一股让人屈服的力量。

他又笨拙地撑开了雨伞，少女轻快地钻进了伞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他竟忘记了问她，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他的大脑只想着上大学时那写满情诗的厚日记本，想着那个初恋的女友。

“哎，您不饿吗？”一声轻唤，又打断了他的思绪。

“啊？哦，是有点饿，我马上就要到家了。”

嗨！少女轻轻地长叹着：“你们谁都有家，只有我没有家。”少女仿佛在自言自语，言语中透着凄切的悲伤。

“怎么，你的家呢？”他很吃惊。

“请您不要问了，我已经有好几天没吃饭了，您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饭？”少女轻轻地挽住了他的臂弯，象一个娇小的女儿依偎着久别的父亲一样。

他的心又轻轻地颤动起来，茫然不知所措，鬼使神差般地随着她走进了一家餐馆。

这家餐馆典雅，洁净，一排排座位上全是对对情侣，他和她面对面地坐在了一个角落里的座位上，少女的一双明眸凝视着他，他突然感到眼前的少女就是他年轻时初恋的女友，她们俩长得实在太相象了，旧日的记忆象电影一样映现在他的大脑皮层上，他呆呆地凝望着她的眼睛，追忆着那个女友火一般的眼神。

“您为什么这样盯着我？”少女天真地歪着头问他。

“不，我平常就爱这样走神。”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失态！

“今天我才发了工资，你想吃点什么？”话一出口，他才发现自己有些浅薄，浅薄得竟象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子，在自己钟情的女孩面前炫耀着自己。他为刚才的话语感到吃惊。

“难道您不想问问我的身世吗？”少女突然变得有些玩世不恭。

“是不是父母出差了，只留下了你一个人在家？”他也突然想起了为人师表的职责。

“不，我的父母都死了，我是一个浪迹街头的小流氓。”少女的眼睛变得灼热逼人，仿佛是看他会不会被吓跑。

“不要开玩笑。”他万万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天真烂漫的少女竟会有这样粗野的谈吐。他的心有些微微发痛，他已经把她视为自己初恋的化身，而自己那纯洁如水的初恋岂能与街头上横眉竖眼的小流氓相联系。

“好了，您不愿听就算了，省得说出来让您陪着我一起掉眼泪。”少女的眼睛又变得温柔如水。

他没有继续延伸话题，他深怕她还会说出更令他失望的话语，他努力地想忘掉她刚才所说的话，他想站起身来，快地走开，可是刚才那句男孩子般的浅薄之语又使他产生了男性的自尊。

他的心理已经开始发生变态，不再按正常的轨迹去思考问题。

她唤来了服务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如数家珍般地

点起菜来，还要了一瓶威士忌，等服务员走后，才甜甜地对他说：“真对不起，让您破费了，我实在是太饿了。”

“没，没关系。”他的语音有些结巴，虽然尚未结帐，可这顿饭的花销却是他不敢想象的。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他不由地有些心痛，也有些后悔遇到了这样一位少女。但是这种自悔的心情马上就消失了，这辈子自己还从未奢侈过，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未免有些太冤枉了。他这样安慰着自己。突然他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那个浅薄的男孩儿，不由地又感到有些脸红。

那一天，他竟喝了许多酒，他还从未象这样一杯接一杯地痛饮过，他是想让这高浓度的乙醇尽快地麻木自己的记忆，忘掉自己那难以忘怀的初恋。而过去的回味还是象影子一样追随着他。

朦胧中他又仿佛回到了那个郁郁葱葱的大学校园。

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和她在一棵白杨树树下相遇，她软软地偎依在树干上，用那双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抚摸树干上那一个个形似眼睛的树疤，他感到她那双偷偷打量他的眼睛竟象火一样灼人。这灼人的火焰，使他周身热血沸腾，他的手一点点移动在树干上寻找到她的手，她一动也没有动，任凭他紧紧地握住。他们相握了许久许久，她的手由冰凉变得滚烫。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与心爱的女友肌肤相触。第二天，他就接到了家中老父亲托人写来的提亲信。从此，他便象做了贼一样，不敢正视那双灼人的眼睛。

“您是不是喝醉了？”少女轻轻地把手从他的手中抽出，从对面的座位上来到他的身边坐下。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竟把少女的手握在了自己的手

中，他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溢出了眼眶。

“您怎么哭了？”少女惊讶地问，又把自己的手放进了他的手中。

他又把这支纤细的手使劲地握着、握着……

真悔不该当初哇！

在走向邮局的路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谴责着自己。在这黑暗的巨厦楼体内，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用刀子在上划刻着。

三

深秋的风紧紧地裹住她水绿色的短裙，也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她那苗条婀娜的身姿，款款摆动的腰肢和滚圆丰满的臀部，把少女的青春活力展露无遗。

突然，她的脚不知被什么绊住了，她向前打了个踉跄，心脏随之猛缩，她差点叫喊起来。

眼前这黑乎乎的巨厦楼体，就象荒野中的古墓一般死寂，只有远处草丛中隐约传来的阵阵虫鸣，才显示着生命的存在。

“哎！里面有人吗？”她的声音怯怯发颤。

没有人回答，只有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体里回荡。

她环顾着四周，四周除了虫鸣依然死寂一般，她有些发冷，右肋部又开始隐隐地作痛，她把两臂紧紧地围在了胸前。

她不知道那个神经过敏的老家伙为什么要把幽会的地点选择在此，这里虽然隐秘，不易被人知晓，而她难以相信他

那开始衰退的情欲在这骇人的黑暗中是否还能再激起。

今天上午，当她和商定完这次幽会的地点后，她才发现每月一次的“倒霉事”已光临了。以往每当这个时候，她的心情都是异常地急躁易怒，想喊，想骂，更想咬人！那些让她恨之入骨的男人，别说想挨她的身子，让她给句好听话都别想。许多人都说这种时候还干那种男女之事，女的是要患妇科病的，而她今天却一反常态，竟独自来到这阴森、恐怖的地方，履行那桩世界上最原始，最肮脏的交易。

她的真名实姓早已随着她的放荡生涯被人们所忘记，而她的绰号——“绿蚂蚱”却是小有名气。虽说她正值豆蔻年华，但她对自己以致整个世界早已失去了希望，假如明天地球就要与彗星相撞，今天她也不会有丝毫的惶恐。如果她能有神力将那彗星呼唤过来，面对地球上60亿有血有肉的生灵和自己这美妙的少女之躯，她决不会心慈手软而有片刻迟疑，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给予她的痛苦太多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在那楚楚动人的娇体中，竟掩藏着狠毒的蛇，她仇恨这个世界，更仇恨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她象蛇一样肆意玩弄着男人，她让男人为她发疯，为她家破人亡。尽管如此，她却十分喜爱象征着勃勃生机的绿色，她喜欢穿绿色的衣裙，喜欢用绿色的物品，每当见到绿色的草坪，她的眼睛就会莫名其妙地湿润，郁闷的心情也会随之而略有平静。这恐怕还是和她少女的原始潜意识有关吧，也正因为如此，加上她那在男人群中蹦来跳去的混饭手段，“绿蚂蚱”这个绰号代替了她的真实姓名。

四

一双紧紧相偎的情侣在经过欧阳伟岸身边时，偷偷地打量着他，然后窃窃私语，并哈哈地笑出声来。

欧阳伟岸的脸红了，他似乎听到了这对情侣的私语，他们准是在嘻笑着他那傻呼呼的样子，准以为他是一个被多情女耍笑着玩的单相思。

他使劲地朝这对情侣的背后挖了一眼，那个比对方矮半头的小伙子竟用那只粗短的胳膊揽着女友的腰，那只如同幼儿般的胖手，竟还在女友的细腰上来回抚摸着，他不由地对这个树桩子般的小伙子产生了一股难言的嫉妒。因为他从没有勇气抚摸自己心爱的女友。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和左臂上那个凸出的疤痕。他的脸颊曾印过一个少女的香吻，那个凸出的疤痕曾用一个少女不能坦露的私有品缠裹过。

那天，天才蒙蒙亮，他就从床上爬起。这段时间，为完成他那桩立志惊人的壮举，他一直刻苦地锻炼着自己的身体。

他跑到了郊外那条干涸了的大沙河的河床里。宽大的河床弯弯曲曲，显得空旷、古远。河床里布满了被挖沙人挖成的深坑，在这没有山丘的大平原上，他只能在这一个个深坑里爬上爬下，权当在攀登着一座高山。

突然，不远处的一个深坑里，传出了一个粗野的男人声音。

“说！兔羔子，看你说不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大舌头，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和老家是东北的校长口音很相似。

“哎哟，哎哟……”一个女人的痛苦呻吟又传了过来。

他悄悄地爬了过去，只见两个粗壮的男人正在殴打着一个娇小的少女，一个男人使劲地反拧着少女的胳膊，一个男人拼命地扯着少女的头发。

他吃惊地向上挺了一下身体，撑在坑边上的双手因为突然用力，手掌下的沙土“哗啦、哗啦”地向坑下滑落。

“谁！”两个男人的眼睛都转向他。

他不得不从坑沿上站起。

“没你的事，快滚蛋。”一个男人拣起一块鹅卵石向他投来，砸在了他脚边的沙土上。

他有些惶恐，想扭身离去，可是他的目光扫在了一双大大的眼睛上。一抹淡淡的红霞已挂在了东方的天际，在霞光的辉映下，那双眼睛显得异常美丽，但这美丽的眼睛却充满了疲惫和痛苦。这双眼睛求援似地注视着他。

一股男子汉的勇气在他的心中升腾，他竟跳进了坑里。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值得动手！”他仍象给同班同学拦架一样，想把那两个男人和少女分开。

“驴犊子，想找死啊！”一个男人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大号水果刀，迅速地打开刀刃，在他的眼前晃了晃。

他的身子本能地向后退了半步，飞快地扬起右腿去踢那个男人手中的刀子，那个男人机灵地闪开了。没等他反映过来，那把刀子已经朝面前捅来，他又本能地扬起了左臂，

“扑”的一声，刀子扎在了他的左臂上，可是他感觉不出一丝疼痛，只是左臂有些软绵绵，接着，他的右侧太阳穴又挨了重重的一击，刹那间，他的大脑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失去了知觉。